

查黄标遇“绿牌”，交警也没招

五万辆大货挂着拖拉机牌照超载超速，管理落空里

本报济南1月5日讯(记者 崔岩 吴金彪 王兴飞) 载重近百吨,却不属于货车;速度上百迈,却标榜是拖拉机;农机部门有权管它,却不能上路执法;交警部门能上路执法,却无法从源头上监管。我省5万辆这样的“变型拖拉机”处于监管空白。近日,交警部门查处黄标车时,又无奈地和这种“特权”车狭路相逢。

1月4日,济南二环东路与华山西路路口,济南历城交警继续重点查处途经此处的黄标车。一辆悬挂绿色牌照,车牌号

为鲁16B10××的红色大货车沿华山西路由东往西驶来,车上载满了大石头,将车身压得摇摇欲坠,交警上前将其拦住。明明是货车,为何上面挂的车牌不是汽车牌照,而是以“鲁16”开头的“绿牌”?据交警介绍,“绿牌”是农用拖拉机的牌照。

“请出示驾驶证、行驶证。”听到交警指令,大货车驾驶员左翻右翻,终于掏出了驾驶证和行驶证。然而,交警接过证件却发现,该驾驶证、行驶证并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证件,而是滨州农机部门颁发的。

行驶证上,该车辆被定性为“变型拖拉机”。“这车牌照是滨州市农机局发的,符合规定。”采访中,车主不断解释。

“这些车哪个不能跑百八十迈?斯太尔核载才30吨,这些车登记核载40吨,能说它是拖拉机?”交警表示,如果该车属普通大货车,就该该环检,然而,由于该车牌照和行驶证属农业机械,则无法参加环检。

“该车是否属于闯禁区?”面对记者提问,交警表示“不好说”。与此同时,对于该车所涉及的超载情况,交警也表示管

理有些尴尬,无政策可依。

根据相关规定,驾驶员持农机驾驶证上岗,培训审核也归农机部门。然而,农机部门没有上路执法权。我省目前“变型拖拉机”总数在5万辆左右。

“这些变型拖拉机所有的登记信息,交警系统里都没有,无法核实处罚落实情况,这是症结所在。”交警部门一知情人士说,农机部门未提供这部分材料,农机系统与交警系统也未联网,所以就出现了“绿牌”车名义上两部门管,实际上路后却谁也管不了的状况。

头条链接

交警和农机部门信息不联网

交警部门解释说,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112条规定:农业(农业机械)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拖拉机登记、安全技术检验以及拖拉机驾驶证发放的资料、数据,以便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拖拉机驾驶人做出处理。

交警部门一位知情人士说,由于农机部门没有提供这部分材料,所以就出现了空当。

“在全省范围内,今后这种‘绿牌’变型拖拉机都不能登记年审了。”山东省农机监理站一工作人员称,滨州、临沂、德州、潍坊、济宁等地挂绿牌的“变型拖拉机”总数在5万辆左右。目前,山东省内对所有变型拖拉机牌照都已完成公告注销任务,但一些“绿牌车”仍在路上跑着。 本报记者 崔岩 吴金彪 王兴飞

车主无奈:

摘掉绿牌 也没合法身份

如今,车主们面临尴尬境地,不仅无法年审,因为没有完整的手续,也不能在交管部门登记“落户”。“我给农机部门打过电话,对方说你来把车的档案提走吧,可是我问以后怎么办,他们就不说话了。交警部门则说没有手续就没法登记年审。”一车主抱怨。

一知情人士介绍,这些车一般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车辆本身没有汽车手续,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登记。而另一种则是车辆出厂时有两套手续,一套汽车手续,一套农用车手续,如果车主能从经销商手里要回汽车手续,就可以到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,然而现实是,经销商不可能为车主一直保存着另一套手续。

交警部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,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曾专门派调研组赴滨州调研,但调研过后没见具体动作。“大概对此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” 本报记者 崔岩 吴金彪 王兴飞



应急预案编制有了国家标准

国家标准《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》(GB/T29639-2013)开始实行,这是我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领域的首个国家标准。

应急预案,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如何逃生、怎样保护人身安全、如何救灾等活动的疏散救援方案。

在新的国家标准中,首先明确了应急预案编制的六个步骤,即成立应急预案编制的工作组、资料收集、风险评估、应急能力评估、编制应急预案和应急预案评审。其次,规范了应急预案体系,即主要由综合应急预案、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构成,并特别指出,风险因素单一的小微型生产经营单位可只编写现场处置方案。同时,还对每一类预案的功能和应包含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要求。

姐妹被拐26年后重逢

1月5日,对40岁的胡阿娜来说,一辈子都难忘。在这一天,她终于见到了自己苦苦寻找了26年的妹妹。

文/本报记者 孙婷婷
片/本报记者 王小会

14岁被拐至德州 换了三任丈夫

1月5日一早,记者见到40岁的胡阿娜,她皮肤略黑,头顶和耳鬓已长满白发。

胡阿娜1974年出生在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,家里还有二妹妹、三妹妹和弟弟。阿娜10岁时,不幸降临到这个家庭——父亲意外身亡,母亲带着阿娜和二妹妹改嫁,将三妹妹和弟弟连同家中的房子,都送给了叔叔。继父家中并不宽裕,温饱都不能解决。10岁的阿娜靠给别人家放牛放羊换取每天一顿饭。在一次去叔叔家讨粮食的途中,阿娜遇到了一名中年妇女,并被告知可以随她打工挣钱。后来阿娜才明白,她被拐卖了,连同另外两名同县姐妹,被贩卖到德州陵县徽王一名吴姓男子家中。当时阿娜才14岁。

“想妈妈,想妹妹,天天琢磨着怎么跑出去。”比阿娜大15岁的丈夫,竟用铁链子拴住她。一年后,阿娜跟丈夫有了一个儿子。丈夫家一贫如洗,阿娜在儿子7岁时,改嫁给陵县宋家镇的一名男子。

2012年,阿娜独自一人来到德州市区打工,在大学西路国泰商务酒店后厨找了个洗碗



余万梅(右)带来了三妹用手机发给自己的照片,大姐胡阿娜看后失声痛哭。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

的工作,并结识了目前的第三任丈夫。

26年哭坏眼睛 矢志寻找亲人

这些年,阿娜无时无刻不在想回云南找寻亲人。只要有老乡回云南,她都会让他们捎一张照片,捎一次,哭一次。每一天,她都在想妈妈,想妹妹,想回家,而她寄予唯一希望的照片,却并没有带回好消息。阿娜说,回过云南两次,但都寻亲未果。

“晚上做梦是常有的事情,睡梦中,叫一声‘妈妈’,哇哇地哭一晚上。”流了26年的眼泪,阿娜因此视力不断下降,看东西越来越模糊,也做过两次手术。阿娜寻找亲人这件坚持了26年的事情,终于感动了第三

任丈夫一家人。“我现在的丈夫说,攒钱,带我回云南找家。”

去年12月11日,听说工作的酒店有云南老乡,阿娜追问老家的消息,讲述了自己的坎坷身世,恰巧被餐饮部经理李玉霞听到。李玉霞当天将胡阿娜的经历发布到宝贝回家寻子网站上。2014年1月4日,在志愿者的帮助下,阿娜得到了苦苦找寻了26年的二妹的电话。阿娜高兴得又蹦又跳。在确认了电话另一头的确是自己寻找多年的姐妹后,她们约好1月5日在德州相见。

姐妹相约年后 回云南寻亲

1月5日一大早,阿娜在国泰商务酒店等待着妹妹的到来,她激动得一晚上没合眼。上

午9点,二妹余万梅从泰安肥城赶往德州。下午1点30分,两人见面后抱头痛哭。

至此,当年的一切才真相大白。原来,当年听说她被拐卖之后,妈妈将多病的二妹出卖了,仅仅换取了三袋子粮食。养母给妹妹取名“余万梅”,余万梅选择外出打工挣钱寻找姐姐。途中也被人贩子拐卖到济南,被逼嫁给她20多岁的丈夫,之后逃脱,认识了现在的丈夫,他们在2012年登记结婚。

“谢谢李经理,没有你,我恐怕一辈子都找不到妹妹。”见到李玉霞,两姐妹跪在地上。“等过完年,我们一块回云南。”相见后的姐妹两人,相约回云南老家后,找到三妹,先去给父亲上坟,然后一起寻找母亲。说到这里,阿娜再次泣不成声。

冰窟救人

两孩子一个未脱险一个离世



◀5日,消防员和村民砸冰救人。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